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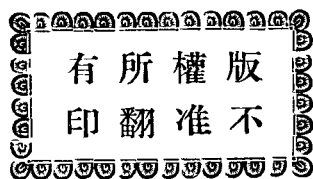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：
拾零集

合衆書店刊

拾 零 集

魯 迅 著

合 衆 書 店

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價壹元

實售壹角

書名拾零集

著者魯迅

發行者

合衆書店

上海四馬路山

東路一四三弄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民國廿三年十月出版
民國廿五年八月再版

目 錄

習慣與改革·····	一
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著·····	五
張資平氏的『小說學』·····	一
好政府主義·····	三
關於『唐三藏取經詩話』的版本·····	一七
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·····	二一
沉滓的泛起·····	二三
以脚報國·····	二八
唐朝的釘梢·····	三二

『夏娃日記』小引	三四
新的『女將』	三八
幾條『順』的翻譯	四一
風牛馬	四六
中華民國的新『棠，吉訶德』們	五〇
『野草』英文譯本序	五四
答北斗雜誌社問	五六

習慣與改革

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，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，也無不加以阻撓，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，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，但所設的口實，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。

今年的禁用陰歷，原也是瑣碎的，無關大體的事，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。不特此也，連上海的無業游民，公司僱員，竟也常常慨然長嘆，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，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。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，海上的舟子來。這真像煞有些博愛。

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，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。我問一家

的店伙：『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，明年一準過新歷年麼？』那回答是：『明年又是明年，要明年再看了。』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。但日歷上，却誠然刪掉了陰歷，只存節氣。然而一面在報章上，則出現了『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』的廣告。好，他們連會孫玄孫時代的陰歷，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，一百二十年！

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，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，要緊的，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，設法利導，改進，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，浪漫古典，都和他們無干，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，得些自己滿足。假如竟有『好人政府』，出令改革乎，不多久，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。

真實的革命者，自有獨到的見解，例如烏路諾夫先生，他是將『風俗』和『習慣』，都包括在『文化』之內的，並且以爲改

革這些，很爲困難。我想，但倘不將這些改革，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，如沙上建塔，傾刻倒塌。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，所以易得響應者，因爲口號是『光復舊物』，就是『復古』，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。但到後來，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，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，就很爲大家所不滿了。

以後較新的改革，就著著失敗，改革一兩，反動十斤，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上不準註陰歷，却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。

這種合歷，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，因爲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，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。別的事也如此，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，於他們的風俗習慣，加以研究，解剖，分別好壞，立存廢的標準，而於存於廢，都慎選施行的方法，則無論怎樣的改革，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，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。

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，捧書本高談宗教，法律，文藝，美術……等等的時候了，即使要談論這些，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，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。因為倘不清，就無從改革。僅大叫未來的光明，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。

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

倘說，凡大隊的革命軍，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，都十分正確，分明，這纔是真的革命軍，否則不值一哂。這言論，初看固然，是很正當，徹底似的，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，是空洞的高談，是毒害革命的甜藥。

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，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『人類之愛』，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爲『大同世界』一樣，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，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，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。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，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，大略相同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。或者爲社

會，或者爲小集團，或者爲一個愛人，或者爲自己，或者簡直爲了自殺。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。因爲在進軍的途中，對於敵人，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，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；任何戰士死傷之際，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，也兩者相等的。但自然，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，在行進時，也時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頹唐，有人叛變，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，則愈到後來，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，精銳的隊伍了。

我先前爲葉永蓁君的『小小十年』作序，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，便是這意思。書中的主角，究竟上過前線，當過哨兵（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），比起單是抱膝哀歌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，實在也切實得遠了。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，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，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，也是出於情

理之外的苛求。

但後來在『申報』上，却看見了更嚴厲，更澈底的批評，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，動機是爲了自己，所以深加不滿。『申報』是最求和平，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，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，我在這裡要指出貌似澈底的革命者，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，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。

其一是頹廢者，因爲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，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：一定的享樂，又使他發生厭倦，則時時尋求新刺激，而這刺激又須厲害，這纔感到暢快。革命便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激之一，正如饕餮者壓足了肥甘，味厭了，胃弱了，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，使額上出一點小汗，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。

他於革命文藝，就要澈底的，完全的革命文藝，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，就使他皺眉，以爲不值一哂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，只要一個爽快。法國的波特萊爾，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，然而他歡迎革命，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，他纔憎惡革命了。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，而且是極澈底，極激烈的革命家，臨革命時，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，——不自覺的假面。這種史例，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，一有小地位（或小款子，）便東竄東京，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『革命文學家』的。

其一，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。要之，是毫無定見，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，自己沒有一件不對，歸根結蒂，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。他現爲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，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。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，駁爭存說時用互防說；

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鬪說，反對鬪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。論者是唯心論者呢，他的立場是唯物論，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，他却又化爲唯心論者了。要之，是用英尺來量俄里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，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。因爲別的一切，無一相合，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『允執厥中』，永遠得到自己滿足。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，則只要不完全，有缺陷，就不行。但現在的人，的事，那里會有十分完全，並無缺陷的呢，爲萬全計，就只好毫不動彈。然而這毫不動彈，却也就是一個大錯。總之，做人之道，是非常之煩難了，至於做革命家，那當然更不必說。

『申報』的批評家對於『小小十年』雖然要求澈底的革命的主角，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，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，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，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，想喫些辣椒來

開開胃的氣味。

張資平氏的『小說學』

張資平氏據說是『最進步』的『無產階級作家』，你們還在『萌芽』，還在『拓荒』，他却已在收穫了。這就是進步，拔步飛跑，望塵莫及。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，就看見他跑進『樂羣書店』中。

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，並且看見女的性慾，比男人還要熬不住，她來找男人，賤人呀賤人，該喫苦。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。但作者一轉方向，則一人得道，雞犬飛昇，何況神心的遺蛻呢，『張資平全集』還應該看的。這是收穫呀，你明白了沒有？

還有收穫哩。『申報』報告，今年的大夏學生，敬請『爲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』去教『小說學』了。中國老例，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，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，何況小說先生，當然滿肚子小說學。要不然，他做得出來嗎？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『史詩作法』，莎士比亞沒有『戲劇學概論』嗎？

嗚呼，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，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，如何戀愛，你想女人嗎，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，自己跑來了。朋友，等着罷。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，只好遙遙『崇拜』，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，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『小說學』。現在我將『張資平全集』和『小說學』的精華，提煉在下面，遙獻這些崇拜家，算是『望梅止渴』云。

那就是——



二月二十二日。